

新发现的《金瓶梅》评者

张竹坡《族谱》述考

吴 敢

一

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的关系，如同金圣叹与《水浒传》、脂砚斋与《红楼梦》一样，相得益彰，密不可分。自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初版《第一奇书》即张竹坡评本《金瓶梅》以后，“旧板现在金陵印刷，原本四处流行买卖”（《第一奇书非淫书论》）的万历词话本和所谓天启崇祯本，便绝少流传。其后，《金瓶梅》的读者，差不多也是张竹坡评语的欣赏者。然而，近三百年来，人们对张竹坡其人的家世生平却极少了解。近年来，国内陆续从《铜山县志》、《徐州诗征》、《友声后集》等文献中拈出一些有关张竹坡的资料，将张竹坡与《金瓶梅》的研究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。但上述文献中的记载，既零星片断，又有谬误，尚不足以对张竹坡形成一个全面、系统、准确的认识。

民国十五年官修《铜山县图志》，增补了不少张氏族人的姓名，均夹注标明所据为“张氏谱”。民国二十二年张伯英选编《徐州续诗征》，徐东桥为编《张氏诗谱》，前加小引云：

勺圃《续诗征》讫，以家藏集见示，曰：先世遗著，不敢自去取。属代编录。予辞不获，受而读之。依原编体例，于前《征》已采者不重录。凡得诗三十一家，合前《征》得

五十一家。……而张氏分居铜、肖，因时与地之各异，诗皆不能联属。予考其家乘，别其世次，撰为《张氏诗谱》。由是张氏同族之诗，一览可知。……

“家乘”即民国《铜山县志》所谓“张氏谱”。这就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线索：要想得到更多的资料，就必须访求张氏家谱与家藏故集。

笔者即循此线索，先于一九八四年五月获见乾隆四十二年刊本《张氏族谱》一部，又于同年七八月间访得康熙六十年刊本《张氏族谱》与道光五年刊本《彭城张氏族谱》各一部，以及数十册张氏家藏集。同年九月下旬，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在整理时有恒先生藏书之时，也发见康熙六十年刊本《张氏族谱》与晚清抄本《清毅先生谱稿》各一部。

在这些不同时期纂修的张氏家谱中，以乾隆四十二年刊本《张氏族谱》最具资料价值。本文即主要对该谱加以考述，将这部在张竹坡研究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，介绍于同好。

二

这部族谱是刊本。封面签条书题《张氏族谱》，目录书题同，凡例书题《张氏家谱》。书鼻不甚统一，凡例六叶刻《张氏家谱》，石杰序九叶仅刻一“序”字，张道渊前序五叶刻“家谱序”（首叶“序”又作“叙”），余俱刻《张氏族谱》。大型大字本，刊刻颇精。四周双边，白口，单鱼尾。版心注类名、叶次，《族名录》部分第十六至五十五叶上鱼尾与类名之间增刻一“卷”字，却未刻卷次。有界栏。正文每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。不分卷，每类编叶自为起讫。原为活叶，后合订成礼乐射御书数六册。字多用异体字，又喜自造字，其中还有不少错别字。

三

张氏家谱前后经过张胆、张翹、张道渊、张璐等人修纂增补，主要成书于道渊之手。

张胆，字伯量，为彭城张氏四世祖，系大宗长孙。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，卒于清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初七日，享年七十七岁。幼习时文，文场失利，转攻兵书，与父垣同中崇禎癸酉科武举。清兵入关，进逼黄河，史可法镇守淮扬，录用军前，题授河南归德府城守参军。时张垣为归德通判，参谋兴平伯高杰军事。南明弘光元年，睢州总兵许定国叛变，诱杀高杰，垣与其难。清兵遂围城。胆为报父仇，并保全全城百姓，乃降。转随清兵南下，三掇兵权，两推大镇，累功官至督标中军副将，加都督同知，诰封骠骑将军。顺治十一年，解甲归里，终老彭城。

张翹，字季超，号雪客，胆季弟，竹坡之父。生于明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，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得年四十二岁。一生奉母家居，不欲宦达，而留连山水，结社会友，啸傲林泉，诗酒自娱。能诗善文，解律工画，雍容恬雅，英颖绝伦。与伯兄胆、仲兄铎，时称“彭城三凤”。

张道渊，字明洲，号蘧庵，为竹坡胞弟。生于康熙十一年九月二十日，卒于乾隆七年二月初七日，享年七十一岁。淡泊处世，不乐仕进，有乃父遗风。喜收字书古器，七十手不释卷。诗文情真辞切，皆可观。

张璐，道渊第三子，竹坡姪。候选州同。醇谨练达，谦恭好学，勇于任事。

四

彭城张氏的家谱，至乾隆四十二年，先后经过四次纂修。

张垣殉难睢阳之际，自觉于国无愧，却于族不安。原因就是
他早有修谱之意，因为国事倥偬，无暇顾及，如今长辞人间，好
多话都不能交待下来。《张氏族谱》（以下简称《族谱》，非特
别标明俱指乾隆四十二年刊本）刘明侯顺治四年旧序：“无何国
难，竟以身殉。（垣）坦然语左右曰：……惟族谱辑未就，终当
有继之者，吾于斯世何有哉”。《族谱》八世冢孙张炯雍正十一
年序也说：“别驾公于睢阳殉难之顷，独念家谱未修为遗憾焉。”

父亲的遗志，张胆未敢忘怀。顺治四年，张胆任浙闽总督张
存仁标下中军副将时，“戎马之暇”还请刘明侯为家谱作序。其实，
当时张胆只是为家谱作了一番规划，并未具体着手。因为《族谱》
所收张胆旧谱之作，多系顺治四年以后事。不过，当时已经拟好
了体例，而且是边修边刊的。《族谱·赠言》引陆志熙《奉赠总
戎伯量张公序》，不避玄烨的讳，陆序在《赠言》类编叶为九、
十两叶，说明本篇以前本类各篇，俱修定于顺治年间。张胆出身
行伍，不惯文墨，康熙初年，季弟翊年已弱冠，儒雅多才，乡居
不仕，兄弟二人遂共襄谱事。《族谱》张道渊康熙六十年前序：

“迨至康熙初年间，伯父伯量公解组家居，时始与先大人共议修
辑。……既列总图，复立各传，宗支明画，祖德彰闻。”张炯序
也说：“康熙初年，高祖骠骑公同其嫡弟司城公（敢按即张翊）
共为增修。”《族谱》金之俊康熙八年旧序：“一日，潞壑和尚
以赠公（敢按张胆）序言，并公族谱见示。”则康熙八年张氏家
谱已经修成。这是彭城张氏家谱的第一次纂修。但《族谱·传述》
录张胆《自传》，记有康熙十九年事，说明这次修谱的善后工作
拖了好长的时间。而且这一次的家谱修得并不理想，甚或有目
无文，是个半成品。《族谱》雍正十一年张道渊后序：“余自十
数龄时捧观旧谱，见其条目空存，早已立心纂述，以竟先人未竟
之事。”张炯序也说：“（旧谱）条目历历明刊，而事实则茫茫
未载。”

其后，张道渊主持了两次修谱工作，时间经历了十五、六年之久。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六十年，是他第一次修谱，也就是张氏家谱的第二次修纂。但这次未能竣工。道渊后序说：“正在发刊，忽以他务纠缠，……只得暂为辍工，止将侵成之宗支图、族名录等等，附以家法十七则，订辑成书，分给族人使用，……余则度之高阁，以待来兹。”这次修谱，虽然未能一举毕事，修谱的素材，道渊却是准备得很为充分，并且得到从兄道源、从侄大宗彦琦的协助。这次修谱的结果便是今传康熙六十年刊本《张氏族谱》。不过，这是一个半成品。

十几年后，道渊第二次修谱，即张氏家谱第三次编纂，才基本完成了这项工程。道渊后序说：“兹举也，起于癸丑四月之朔，成于九月之望。”张璐序也说：“雍正壬子建祠后，先大人复受合族之请，膺修谱之责。于癸丑春，率胞兄玉五公（敢按即张瑋），潜心编辑。凡谱所应有，无不纤悉俱备。较旧谱之条目仅存，直觉无遗憾。其善因能述，为何如耶！”今存《张氏族谱》，绝大部分就是这次修纂的成果。《族谱》徐州牧石杰雍正十一年序：“观其发凡起例，井井有条，书法之直，不容假借。”实非过誉之词。

乾隆四十二年，张璐绍继乃父遗绪，第四次增订族谱。本文所述，即为此次重订新刊本。张璐序称：“迄今四十余年，代日益远，人日益多，使不重加订正，详为增入，将远者或不免于湮，多者或于免于紊。璐罪奚辞焉。独念璐既无力，且愧不文深。赖吾族中宦游者解俸助梓，典核者悉心襄事，始克勒有成书。用是敬序数言，以志第四次之纂修年月。”

修一部家谱，自顺治四年起议，至乾隆四十二年终刊，凡历时一百三十年。修谱之匪易，于此可见一斑。张氏家谱四次修纂，俱由张翊父子祖孙主持。彭城张氏的详情得以传留至今，主要是得力于道渊父子。

五

这部《张氏族谱》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首先，关于张竹坡的材料极为丰富。当然，全谱都是了解张竹坡家世的资料。但其中直接有关竹坡生平的，就有：《族名录》中一篇一百七十五字的竹坡小传，《传述》中张道渊撰写的一篇九百九十七字的《仲兄竹坡传》，《藏稿》中张竹坡的《十一草》全文，《杂著藏稿》中张竹坡的一篇七百七十字的政论散文《治道》和一篇三百六十八字的记叙散文《乌思记》，以及其他一些篇章中所提到的与竹坡生平行谊有关的文字。根据这些资料，可以说，张竹坡的家世和生平，今天已经基本揭晓。这一特色，后来的《彭城张氏族谱》和《清毅先生谱稿》都因为种种原因（主要是张竹坡评点《金瓶梅》这部所谓“淫词小说”的原因），而未能继承下来。前者不收藏稿，并篡改了《仲兄竹坡传》；后者虽收藏稿，却删除了《仲兄竹坡传》。

其次，它与其他一些家谱不同，没有那些琐屑的宗祠、祭田、祖茔、家产的记载，而将主要篇幅放在族名、传述、藏稿、志铭、赠言各项。这就使这部族谱首先在纂修体例上，高出其他家谱一筹。它的主要纂修者、张道渊父子均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，他们的诗文在当时就取誉于名流。张氏族人也几乎人俱能诗，他们的交游不是社会贤达就是高士逸人。因此，吟其诗词藏稿，观其传述杂著，无异于是一种艺术享受。这部家谱的文学性很强，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文学总集。张氏族人的诗词散文，不但给《全清诗》、《全清词》、《全清文》增加了新的内容，其中的不少篇章，即放进清初名作之列，亦当之无愧。

再次，它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。谱中所记年代，起自明嘉靖初年，迄于清乾隆四十年，首尾二百五十余年，其间经过明清易

代的变迁，诸如李自成起义、史可法节制江北四镇、南明王朝覆灭、郑成功抗清、三藩之乱等，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反映。谱中所记张氏族入近千名，有将近一半的人有功名，文臣武将，宦游足迹遍布今华北、西北、西南、中原、华东各地。伴随着他们的文治武功，各地的政治经济面貌，以及风土人情，都有所载录。为谱作序，为族人作传、赠言和撰写墓志铭者数十名，或系当朝宰辅，或系文学巨擘，对了解他们的著述交游，也有不少帮助。他如河患、天灾、官制、礼法、当时文坛风尚、少数民族习俗等等，也俱有所涉及。因此，这部族谱可以给研究明末清初政治史、思想史、经济史、军事史、文化史等，提供新的参考资料。

另外，这部族谱里的资料信实可征。这样说不仅因为它的编刊年代较早，更主要的是修谱者秉笔直书，据实录辑，编纂态度十分严肃。虽然传述、赠言中照例有一些溢美之词，但并不为尊者讳，不为族人讳，如指出张胆兄弟所修旧谱“有目无文”，注明族人张道行“人品不端……拐卖二弟”等。查无据者，则宁缺不乱，如《族名录》有一些人的姓名、生卒、去向不明，径空白不刻。康乾时期，深文周纳，文网甚密，《藏稿》居然收录了一些具有强烈黍离之情的诗词，尤为难得。如张翊《泗水怀古和石蕴玉韵》：“丰沛雄图望眼消，空余泗上水迢迢。诗歌旧迹碑犹在，汤沐遗恩事已遥。白鹭闲依荒草渡，锦禽争过断杨桥。山川无限兴亡意，月色风声正寂寥。”故国之思，溢于言辞。

当然，族谱中也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，如颂扬皇恩圣德，提倡忠孝贞操等。但总起来说它们占的比重很小，有些明显只是表面文章，瑕不掩瑜。

六

将该谱散叶合订成六册的时间在光绪六年，其封面签条上面

有墨笔注云：“光绪六年合订。”并在每册封面右上角注明本册的目次。但装订时与谱前目次不尽一致。谱中少数篇章有朱墨两色的眉批、夹注、圈点和总评，《霖田张公墓志铭》更经过墨笔删改，《杂著藏稿》前五叶天头，并抄补了张胆的一篇《重修奎楼碑文》。封面墨笔字迹，与笔者另外发现的光绪十六年十世孙张介辑抄本《曙三张公志》字迹同一，因知合订人即张介。介字石夫，系道瑞（张胆第二子）来孙，道光八年生，廪膳生员，山东衍圣公委署司乐厅。

兹将各册内容介绍如次：

【礼册】

有雍正十一年徐州牧石杰序，康熙六十年五世孙张道渊序，雍正十一年五世孙张道渊后序，雍正十一年八世孙张炯序，乾隆四十二年六世孙张璐序。顺治四年山左刘明侯旧序，康熙元年山阴张县旧序，康熙八年息斋老人金之俊旧序。

凡例，谱说，族规，宗训，家法，谱系，族名录。

【乐册】

族名录（续）。

【射册】

诰命，敕谕，崇祀，乡饮，征聘，乡谥。

传述收有：张胆《旧谱家传》，张胆《自述》，《别驾曙三公小传》。《别驾曙三公殉难小传》，《骠骑伯量公小传》，《骠骑伯量公传》。

【御册】

传述（续）收有：吕维扬《炯垣张公传》，拾泰《珍垣张公传》，苗大全《稚垣张公传》，丁鹏振《拱垣张公传》，王熙《骠骑将军张公传》，范周《总戎伯量张公传》，张道渊《奉政公家传》，胡铨《司城张公传》，王凤辉《鉴远张公传》，司马梦详《青玉张公传》，张道渊《仲兄竹坡传》，庄柱《邑侯张公传》，周钺《孝靖先生传》，庄楷《别驾张公传》，秦勇均《岍山张公传》，张道渊《圣侄家传》，张道渊《珍侄家传》，吴云标《雪樵张君传》。

壶德收有：阉仪，节孝，孝媛，闺秀。

志铭收有：成克巩《睢阳别驾张二公元配刘夫人合葬墓志铭》，张玉书《伯量张公墓志铭》等。

行述

【书册】

藏稿有：曙三公《夷犹草》，鹤亭公《晏如草堂集》，雪客公《山水友》、《惜春草》，拙存公《宦游草》，云谿公《玉燕堂诗集》，竹坡公《十一草》，逸园公《山居编年》、《适意吟》、《鸥闲舫草》、《章江随笔》、《凌虹阁词集》，伦至公《学古堂诗集》，佩鞞公《情寄草》，苍崖公《树滋堂诗集》，雪樵公《青照轩诗草》，闺秀青婉氏《姻猗草》。

奏疏

杂著藏稿收有：伯量公《兵宪袁公传》、《罗山人小传》，雪客公《山水友约言》、《惜春草小引》，竹坡公《治道》、《乌思记》，逸园公《醉流亭赋》、《云龙山赋》、《华岳记游》，默亭公《祭陇州城隍驱虎文》、《祭陇州山神驱虎文》、《祈晴文》。

赠言

【数册】

赠言（续）

1984.7.2初稿，1984.11.3修订

附录 张竹坡传与其诗文

一、《仲兄竹坡传》

张道渊

兄名道深，字自得，号曰竹坡。余兄弟九人，而伤者五，兄

虽居仲，而实行四。岁庚戌，母一夕梦绣虎跃于寢室，掀髯起立，化为伟丈夫，遂生兄。甫能言笑，即解调声。六岁，辄赋小诗。一日卯角侍父侧。座客命对曰：“河上观音柳”；兄应声曰：“园外大夫松。”举座奇之。父由是愈钟爱兄。兄长余二岁，幼时同就外傅。余质钝，尽日咿唔，不能成诵。兄终朝嬉戏，及塾师考课，始为开卷。一寓目，即朗朗背出，如熟读者然。余每遭夏楚，兄更得美誉焉。一日，师他出。余拣时艺一纸、玩物一枚，与兄约曰：“读一过，而能背诵不忘者，即以为寿。设有遗错，当以他物相偿。”兄笑诺。乃一手执玩具，一手持文读之。余从旁催促，思故作他状以乱之。读竟复诵，只字不讹。同社尽为倾倒。父欲兄早就科第，恐童子试羁縻时日，遂入成均。十五赴棘围，点额而回。旋丁父艰，哀毁致病。兄体臃弱，青气恒形于面，病后愈甚。伯父奉政公尝面谕曰：“姪气色非正，恐不永年，当善自调摄”。呜呼，早先见及之矣。兄素善饮，且狂于酒，自是戒之，终身涓滴不入于口。兄性不羁，一日家居，与客夜坐。客有话及都门诗社之盛者。兄喜曰：“吾即一往观之，客能从否？”客方以兄言为戏，未即应。次晨，客晓梦未醒，而兄已束装就道矣。长安诗社每聚会不下数十百辈。兄访至，登上座，竟病分拈，长章短句，赋成百有余首。众皆压倒。一时都下称为竹坡才子云。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，偶见其翻阅稗史，如《水浒传》《金瓶》等传，快若败叶翻风，晷影方移，而览辄无遗矣。曾向余曰：“《金瓶》针线缜密，圣叹既歿，世鲜知者，吾将拈而出之”。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。或曰：“此稿货之坊间，可获重价”。兄曰：“吾岂谋利而为之耶？吾将梓以问世，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，不亦可乎”？遂付剞劂。载之金陵。于是远近购求，才名益振。四方名士之来白下者，日访兄以数十计。兄性好交游，虽居邸舍，而座上常满。日之所入，仅足以供挥霍。一朝大呼曰：“大丈夫宁事此以羁吾身耶！”遂将所刊梨枣，弃置

于逆旅主人，罄身北上。遇故友于永定河工次。友荐兄河干效力。兄曰：“吾聊试为之。”于是昼则督理插畚，夜仍秉烛读书达旦。兄虽立有羸形，而精神独异乎众，能数十昼夜目不交睫，不以为疲。然而销烁元气，致命之由，实基于此矣。工竣，诣钜鹿，会计帑金。寓客舍，一夕突病，呕血数升。同事者惊相视，急呼医来，已不出一语。药铛未沸，而兄奄然气绝矣。时年二十有九。与李唐王子安岁数适符。吁，千古才人如出一辙，余大不解彼苍苍者果何意也！兄既歿，检点行橐，惟有四子书一部，文稿一束，古砚一枚而已。嗟乎，之数物者，即以为殉可也。兄一生负才拓落，五困棘围，而不能博一第。賚志以歿，何其厄哉！然著书立说，已留身后之名，千百世后，凭吊之者，咸知有竹坡其人。是兄虽死，而有不死者在也。兄自六龄能诗，以至于歿，其间二十余年，诗、古文、词，无日无之。然皆随手散亡，不复存稿。搜求败纸囊中，仅得若干首。一斑片羽，徒令人增切怛耳！呜呼，惜哉！

子二：彦宝、彦瑜。

（录自乾隆四十二年刊本《张氏族谱·传述》）

二、张竹坡诗文

《十一草》

春 朝（二首）

长至封关未许开，葳蕤暂解为春来。偶依萱树裁花胜，敢使藜灯误酒杯。呵冻莫愁三月浪，望云已痒一声雷。预拚拂拭朦胧眼，先赏疏篱腊后梅。

去年腊尽尚留燕，帝里繁华不计钱。凤阙双瞻云影里，鹤轩

连出御河边。树围瀛岛迷虚艇，花满沙堤拾翠钿。此日风光应未减，春明门外柳如烟。

乙亥元夜戏作（一首）

堂上归来夜已午，春浓绣幕余樽俎。荆妻执壶儿击鼓，弱女提灯从傍舞。醉眼将灯仔细看，半类狮子半类虎。吁嗟兮，我生纵有百上元，屈指已过二十五。去年前年客长安，春灯影里谁为主。归来虽复旧时贫，儿女在抱忘愁苦。吁嗟兮，男儿富贵当有时，且以平安娱老母。

和咏秋菊有佳色（一首）

不是寻常儿女姿，须从霜后认柔枝。果堪盈把休嫌瘦，便过重阳莫讶迟。谁道无钱羞老圃，只须有酒实空卮。醉眠万朵黄金下，更拭双眸有所思。

赠阎孝廉孙千里（一首）

先生孝廉之长孙，孝廉诗名满乾坤。金针玉律今尚存，先生又抵词林根。久思伐木登龙门，破屋拥鼻愁鸢蹲。高车忽来黄叶村，相思有块亲手扪。不嫌粗粝出鸡豚，脱略不设瘦木樽。西坞新烧老瓦盆，木杓对举听春温。请将诗律细讲论，何以教我洗眵昏。

客虎阜遣兴（六首）

四月江南晒麦天，日长无事莫高眠。好将诗思消愁思，省却山塘买醉钱。

剑水无声静不流，天花何处讲台幽。近来顽石能欺世，翻怪生公令点头。

千秋霸气已沉浮，银虎何年卧此丘。凭吊有时心耳热，云根

拔土觅吴钩。

画船歌舞漫移商，矜贵吴姬曲未央。歌担菜傭桥上坐，也凝
双眼学周郎。

故园北望白云遥，游子依依泪欲飘。自是一身多缺陷，敢评
风土惹人嘲。

僧房兀坐掩重门，鸟过花翻近水村。迩日又开诗酒戒，只缘
愁绪欲消魂。

拨闷三首

风从双鬓生，月向怀中照，对此感别离，无何复长啸。愁多
白发因欺人，顿使少年失青春。愁到无愁又愁老，何如不愁愁亦
少，不见天涯潦倒人，饥时虽愁愁不饱。随分一杯酒，无者何
必求。其有遇，合力能，龙凤飞拂逆，志甘牛马走。知我不须待
我言，不知我兮我何剖。高高者青天，渊渊者澄渊，千秋万古事
如彼，我敢独不与天作周旋。既非谄鬼亦非颠，更非俯首求天
怜。此中自有乐，难以喉舌传。明日事，天已定，今夜月明里，
莫把愁提起。闲中得失决不下，致身百战当何以？

少年结客不知悔，黄金散去如流水。老大作客反依人，手无
黄金辞不美。而今识得世人心，蓝田缓种玉，且去种黄金。

青天高，红日近，浮云有时自来往，太虚冥冥谁可印。南海
角，北山足，二月春风地动来，无边芳草一时绿。君子能守节，
达人贵趋时，时至节可变，拘迫安所之。我生泗水上，志节愧疏
放。天南地北汗漫游，千载未遇不惆怅。我闻我母生我时，斑然
之虎入梦思，掀髯立起化作人，黄衣黑冠多伟姿。我生柔弱类静
女，我志腾骧过于虎。有时亦梦入青云，傍看映日金龙舞。十五
好剑兼好马，廿岁文章遍都下。壮气凌霄志拂云，不说人间儿女
话。去年过虎踞，今年来虎阜，金银气高虎呈祥，池上剑光射牛
斗。古人去去不可返，今人又与后人远。我来凭吊不胜情，落花

啼鸟空满眼。白云知我心，清池怡我情，眼前未得志，岂足尽生平。

留侯（一首）

飘然一孺子，乃作帝王师。岂尽传书力，为思大索时。报韩未竣事，辅汉亦何辞。终得聘其志，功成鬓未丝。

酈侯（一首）

骊山失一鹿，泗水走群龙。不有萧丞相，谁兴汉沛公。良谋潜蜀内，本计裕关中。授汉以王业，卓哉人之雄。

淮阴侯（一首）

背水囊沙后，平齐下楚时。既然用武善，为甚识机迟？丞相何曾负，将军实自危。未央云漠漠，莫与酈生知。

中秋看月黄楼上（一首）

今古风光定不殊，古人对月意何如？兔毫此夜仍堪数，人事当年孰可呼。远眺却嫌南斗近，旷怀应笑北山孤。百年以后登楼者，还有悲歌客也无。

（录自乾隆四十二年刊本《张氏族谱·藏稿》）

注：

此《族谱》中《十一草》共十题十八首诗。

《治道》

三代以上为政易，三代以下为政难。何今天下不同于古天下哉？或时数之淳薄有不同欤？上古气厚朴，民鲜刁刻，近今日渐

澆漓，故易奸宄。曰：不然。运会有升降，天性无异同，使尽氛气数，何贵有拨乱反治之人乎！抑或土地广狭有不同欤？古之九有也，小恩施易遍，今兼遐迩而一之，教化难周。曰：更不然。协和万邦，重译来朝，岂一隅乎！汉唐宋元而外，割据者多尽易易乎！然则果何故？曰：得道则治，失道则乱，固也。然难易之间，亦自有故。盖政教存乎风俗，风俗系乎人心。自古礼之不作也，而人心荡荡，则出乎规矩之外矣。自古乐之不作也，而人心骄骄，则肆于淫逸之中矣。人心不正，风俗以頹。风俗頹矣，虽有善政，家谕而户晓之，严刑而深禁之，吾见其免而无耻，未见其有耻且格。是以古人生而孩提之时，即教以父母之当孝也，兄长之当敬也。饮食起居，洒扫应对，莫不有礼，以坚其身志。闾巷歌谣，刺恶美善，淡然以和，莫不有乐，以陶其性情。所见者无怪行，所闻者无邪说，非礼不敢出诸口，非义不敢见于事。及其长也，更有名师好友，倡和而切磋之。如是虽欲其心之不正也难矣。人人之心如是，虽欲不风俗之善也又难矣。人心风俗已有敦庞不拔之基，故虽当桀纣之世，而流风遗俗犹有存者，因其机而利导之，乃适还其故有也。是以易也。若夫三代以下，生而孩提时，其亲即以其嬉笑怒骂为可喜也，导之而不加飭。及其少长，吾见其正位而食也，吾见其与先生并行也，吾见其触亲之颜、紕兄之臂为常事也。行皆傲慢之礼，间有揖让者，则群然怪之，此一二人也，畏人怪而羞揖让。闻皆淫佚之声，间有淡远者，则群然迂之，此一二人也，畏人迂而忘淡远。以至言非虐谑不名能言，行非流荡不为合俗。其父兄师友皆然，从之游者，日有甚焉。如是则虽欲其心之正也难矣。人心如是，虽欲不风俗之不善又难矣。人心风俗污染已久，欲复时雍之胜，岂易为力哉！是以难也。或又曰：先王治定功成，然后制礼作乐，今子乃言人心必先礼乐而后正，何也？曰：不然。予所谓礼乐伦常之次序，和乐日用之进退，周旋天序天秩者，此也。岂咸英韶濩周礼周官之谓也哉。然

果陶淑而浹洽之，则制作亦不外是。故孟子曰：我亦欲正人心。诚拔本穷源之论也。呜呼，古成才也易，今成才也难，良可慨也夫！

（录自乾隆四十二年刊本《张氏族谱·杂著藏稿》）

《乌思记》

余钱里人也。年十五而先严即见背。届今梧叶悲秋，梨花泣雨，三载于斯。而江山如故，云物依然。惟有先生长者，旧与诗酒往还。予童时追随杖履者，仅存寥寥一二人。至于人情反复，世事沧桑，若黄河之波，变幻不测；如青天之云，起灭无常。噫，予小子久如出林松杉，孤立于世矣。戊辰春，予以亲迎至钟吾。每致悲风木，抱恨终天。兼之萱树远离，荆枝遥隔，当风雨愁寂之时，对景永伤，不觉青衫泪湿，白眼途穷，竟不知今日为何日矣。偶见阶前海榴映日，艾叶凌风，乃忆为屈大夫矢忠、曹娥尽孝之日也。嗟乎，三闾大夫不必复论。彼曹娥者，一女子也，乃能逝长波，逐巨浪，贞魂不没，终抱父尸以出。矧予以须眉男子，当失怙之后，乃不能一奋鹏飞，奉扬先烈，槁颜色，困行役，尚何面目舒两臂，系五色续命丝哉。嗟乎，吾欲上穷于碧落，则玉京迢递，闾阖迴矣；吾欲下极于黄泉，则八荒杳茫，鬼燐燃矣。陟彼高冈，埋苍烟矣；溯彼流水，泣双鱼矣。思之思之，惟有庄蝶虞鹿时作，趋庭鲤对之时，然后知杀鸡椎牛，正人子追之不及，悔之不能，血泪并枯之语也。是为记。

（录自乾隆四十二年刊本《张氏族谱·杂著藏稿》）